

欽定宋書

十之十卷
四七二七

宋書卷七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濟路淑媛生孝武
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
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
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
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
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立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卽以鑠爲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頴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

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旣克長社遣幢

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勞楊氏鄭德立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卽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兗土彫荒罷南

克併南徐州當別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
遠近欲以授鑠旣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
石頭元凶弒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
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兗以鑠爲使
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
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
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
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
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卽伏法上迎

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
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
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
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
淵初封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
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
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
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
殞太宗卽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
侍郎諡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

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
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
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
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
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
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
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
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
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爲散騎

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
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
世祖事平以爲尙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
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
門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
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
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
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
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
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

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
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將直辭之路
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
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讜大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千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
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
門恩自私假旣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
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
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
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

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劬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虜知追懼乖謬轉尙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尙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尙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
中書監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
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風
情業尙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
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
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
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
周旋乖圻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
諸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
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

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
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
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
史持節如故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
節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
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
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南

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
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
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
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
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
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
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
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
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
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

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灞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母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

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
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
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
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
所遣卽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
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
信之卽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
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
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

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顥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瀾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旣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池顥先衆叛走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

爲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卽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灞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旣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騶第三子恬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

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寃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劔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譖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

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欬奏樂孟博所以慷慨
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
疑霜霰今璇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尙宥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
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費知其不爲暴也秦仁
獲麇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
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
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
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尙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尙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

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
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
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柏
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
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
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
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
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
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

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窳窳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俊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噓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邁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佞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

德旣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
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翁翁莫不注仰於王廂
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
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
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
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
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
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
囂蕩揚聲北奔給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
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
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
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
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
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
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
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
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
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

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臯邪爲無臯邪若其
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
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
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
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于天
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
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
命亦追王凌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
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
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清議

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
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
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
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悖德臣懼方今之人
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
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
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
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
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垤則降
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

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卽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爲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爲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卽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詆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旣誅羣公彌縱狂悖

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喜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旣至昶卽聚衆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卽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

字仲綬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夔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旣以變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尙均群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單羣下而諸孫續不溫體食不克饑付於姆妳之

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纒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變奉公爲盾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尙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變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摠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

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思
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變號安西將
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國
年又進變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卽位徵爲使持
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
齊世子爲變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
軍與變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變
鎮尋陽之益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
齊王爲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
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

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爲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穿實之以泥水俛太宗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

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
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
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
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保之縛
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卽日屠猪休
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
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
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卽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

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猷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

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
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
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
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
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
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
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諡之力泰初初四
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
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
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

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旣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旣而又謂曰夕可停尙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齋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

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
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
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
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
詔誥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
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
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
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
以梁趙之誅跌出欄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

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屬承泰運竊附成勳而亟叨天功多自減伐旣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勳怙貴自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凋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旣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己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

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鄰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
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
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
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
旣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
變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實維天誅而晉平國太
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憂懷不逞巫蠱呪詛
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極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
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

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爲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
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
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
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
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旣殺休仁慮
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
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
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
況休祐吞嚼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

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臯惡轉不可容吾
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
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
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
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旣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
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
休仁論休祐讞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
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
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
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
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
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
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
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
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旣不可
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欵曲共知休仁旣無辜讐主
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所
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
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

禍且吾爾日本辦使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
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
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旣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
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
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
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
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
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
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
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

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
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曛不暇遠呼車吾
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
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
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
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
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僂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
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
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
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

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
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
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
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
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
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
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
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
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勳

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卽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

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今有一事不
如與諸侯共說懼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
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
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
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
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
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
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
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爲逆
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

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尙書又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離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雒湘五州江
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
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守之休
祐復徙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
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
大明之世年尙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
剋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
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

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益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狼戾疆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

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
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闡與休
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
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毆拉殺之乃遣人
馳白上行唱騾騎落馬上曰騾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
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
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
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
陵其日卽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騾騎南山射雉騾騎馬
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騾騎失韉馬驚觸

松樹墮地落砮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
追免休祐爲庶人長子仕蒼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
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
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
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
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
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
祟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
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
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太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爲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
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
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闕

二郡

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
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
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
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並不知沈居
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
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

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既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離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離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邑譌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

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旣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

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卽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
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
車一乘休若旣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
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
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
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
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
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
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

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
準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
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
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
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
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
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
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
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
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

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弟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兒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

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禕昔在西州
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
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
晚途疑隙內成尋谷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獷暴摧軀
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
爲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南平穆王鑠傳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城○肉薄義見前監本訛因薄南史訛內薄今改正

建平宣簡王宏傳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楹一本作檻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宋書卷七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
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
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
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
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
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

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
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
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
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
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
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
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
延之每折以簡要旣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
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
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

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羸芋邁紛昭懷不端謀折

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
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美之等誅徽
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
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
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
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
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
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稽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

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
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
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
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
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
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
愛其材情好甚欵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

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閒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

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
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
雜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
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
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
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
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
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
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

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
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
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
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
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
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
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
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
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
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

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
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恍若迷塗失偶歷
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
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
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
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
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
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
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
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

蓋有理存焉夫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
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
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
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
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
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插責雖有勸恤之
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
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
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
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

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
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
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
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
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
遷德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
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
蠶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
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嗟之急仁恕之功豈
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

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恥未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
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諛適坐之
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非
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
使言必諍慝實友清耳笑不傾嫌左右悅目非鄙無因
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
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嘆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
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

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
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
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
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
踈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
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售者幾
旣售旣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紆其妄發其唯善戒
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
弊者反矣旣弊旣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
意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

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旣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

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
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
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
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卽昏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
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
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
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
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
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
而彼定不然奕碁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嘖之

蔽將求去蔽者念通忤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
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
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
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
其事曰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
在何恤人言嗚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
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
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
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
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

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
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
待克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
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
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
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
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
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
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
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

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
勸靳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
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判戾斯爲甚
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
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
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
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間伍覩驚異之
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
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
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

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
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卽歇動
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
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
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
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
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
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
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

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通
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
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
生之具豈閒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
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
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
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
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
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
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

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
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
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豎有之識幼壯
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
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
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會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
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
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愆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修若
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
紀自著燕居畢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與王濬後軍諮
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
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
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
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
已交遊鬪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
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疆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讎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
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
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
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
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
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
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
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
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

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
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
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彫曰叨官次雖
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
制行及歸募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
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
手足冷痺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
倦憊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
祇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

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
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
暮仰企端闡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
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
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
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
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
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
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權傾
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

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殢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夔伏勤蕃朝綱

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奠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旣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慝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臣承蒼按穆

之三子慮之式之貞之無名憲之者此憲字疑誤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臣

承蒼

按顏延之集爲刺史張邵作篇首稱維有宋五

年是時湘州刺史正是張邵非紀也

凡生之具豈閒定實○閒顏集作簡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宋書卷七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竝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脩進至京邑桓立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

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卽便奔散成都旣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

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玉義宣司馬

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立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亢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

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肩之外監揚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劄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竝贈正員郎澄之

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
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
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
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髓二屯穀至是抄掠無
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
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莫不完
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
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圍攻
遭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
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

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竝斷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

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
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鑱縛載以
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
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
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
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
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
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
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
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

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

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顓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顓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

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卽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

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
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
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
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
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
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
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
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
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
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

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
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
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
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閩外地勝
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
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
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
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
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卽便

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府
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
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
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
宜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
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
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
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
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
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辰席圖蔽於流議投杼

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
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
憲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
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
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
鼎素望旣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
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
眷察亮丹欸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
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
四海之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

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
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
宣遣諮議參軍劉謐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
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
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
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
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
與邦紹歷之明算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
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
疆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

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
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
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
効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
是以康周陔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
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
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
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
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

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
歎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
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
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
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
已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
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
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
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
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

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
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
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
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
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
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
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
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
沖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

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
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
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
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
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
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
政蔑聞重贓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
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劬未禽凶威
猶彊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
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

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
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
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
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
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
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
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觸連旌首尾風合驟騎竟陵王
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嶽猷茂
世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啓八鑿搖

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
以上臨下易於轉圜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
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
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
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
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
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
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
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
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謀

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謩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戰死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謩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
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
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
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
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
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
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
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旣至
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
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

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
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臣義
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
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
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
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
庶爲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
虜將軍離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敦自隨至是竝
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敷弟
敞太子洗馬敞弟敦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

同誅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
鄱陽太守杜仲儒竝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
任蒼之字處茂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
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
儒杜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遣
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
書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
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
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勲之
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大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荀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

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笞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克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

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關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秦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

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
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
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
迎喪還葬國都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
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
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
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
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
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
虜兄弟闔門淪點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

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
遠夷庚壘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
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
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
契義奮臯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
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
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
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
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詔曰僞寧南將軍魯爽

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欵
招集義銳梟剪褻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
翟歸晉績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宜卽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
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營
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
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
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
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竝授官爵賞賜
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

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毀其墳墓明季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礮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

起兵入討爽卽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

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
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
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
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
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
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
臧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
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
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縣不聽進
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

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竝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僂引軍退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使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竝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雝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

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北走衆叛且盡秀之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韋處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

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璨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

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卽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

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
沖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
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
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
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
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
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
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
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
鋒鏑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

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

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齋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顓復率大眾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顓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顓駭懼急追胡還攸之

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人
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
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貲財珍貨殷積
諸軍各競收歛以彊弱爲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
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
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
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
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
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
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

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

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
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
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
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
以清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
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
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
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
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
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

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

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離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
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
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
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
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
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
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
軍主孫同沈懷輿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
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闔外朝廷疑憚之

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
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
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
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
蕃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
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懼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
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
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爲名郡
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
東建平爲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

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爲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姦

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齋廢
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
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
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進攸之
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之
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剗斫之具以示攸之元
琰旣至江陵攸之僂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
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
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
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

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

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
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
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
江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
意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
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旣登岸郢城出
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
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
屢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
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

庸賤擢自閭伍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
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
受督志屏卽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璆璿罕入箕賦深
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壑其性
從始至終公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庖卒結釁外
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
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
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
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

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侯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

事軍主程隱雋輕縑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
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
軍統馬軍主張文禧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
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宓從僕射軍主
成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麟鷲視顧盼則前後風生喑鳴
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敵能堅
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

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鞬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羣
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曠營壁
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
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
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
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
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
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
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潺賴
七國連兵之勢隗颯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

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旣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

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
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
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聖量深
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肅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
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
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
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舉一也又攸之累登
蕃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
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竝

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
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
恒用姦數旣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羣蠻騷擾山
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
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
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
昔桂陽奇兵闕起京師內興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
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實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
遣弱卒三千竝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
之日委擧晉熙何其平日轉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

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舉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攤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舉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草屨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舉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

鴟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
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遄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
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
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擧七也廢昏立明先代
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川塗弗遠
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
典所誅此其大逆之擧八也昇明肇歷恩深澤遠申其
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竝加崇
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
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讐釁此其大逆之擧九也攸之以

谿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況乃舉兵
內侮逞肆姦回斯實惡熟臯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
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翼行天罰今皇上聖
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
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
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
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
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
燒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

復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
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
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
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
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
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
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
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倭不犯關陵漢期一
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鐵之將烟騰颺迅容
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

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
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
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
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
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
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
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
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
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

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

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
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
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
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
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
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
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
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
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在此意將由與城內婚姻

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竿皆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

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

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
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
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
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
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
本不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
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
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
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
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

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
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
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
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
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
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
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竝伏誅攸之表檄
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
同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

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彙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宋書卷七十四

宋書卷七十四考證

臧質傳禿頂拳髮○禿南史作頽六書故頽首禿也

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

毛熙祚亦受統于質○崇之監本作澄之

臣龍官

按

上言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此言崇之副毛熙祚於文

極順不應別作澄之但下文卽言使崇之澄之二軍

營於山上而本傳之前並未叙出澄之事當有關文

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蔡當作竺或超下另

有竺超二字

兩岸築偃月壘○監本岸作圻偃作堰今從南史改正

魯爽傳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

祖於尉武○

臣承蒼

按庫仁真當是彼時番語勇健

之稱南史侯景傳言勇兼人名爲庫真部督當是此
義也劉祖諸本並同據劉康祖傳劉下應是脫一康
字

中書郎魯秀志翰列到忠誠久著○列到二字不可解
林邑國傳亦有檀和之忠果到列之語

當繼謀之俱下○謀南本作謀謂徐湛之也當從之
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監本闕
江陵二字今從南本補入